

著书人语

是一部诗集，也是一首诗

关于诗集《唯美主义的半径》

| 义海文 |

2020年，是我诗歌创作的第四十年。人生没有太多的四十年，回顾一下四十年来的诗歌创作，进行一次总结，岂不是件好事？所以，接到“紫金文库·诗歌卷”的稿约，未加思索我便接受了。

《唯美主义的半径》是我的第8本诗集，也是我四十年诗歌创作的一个总结与回顾；虽说是四十年诗歌创作的一个回顾，这里所收录的诗作，主要创作于1982年到2020年之间，是从我已经出版的7本诗集中挑选出来的。这7本诗集是Song of Simone and Seven Sad Songs(英文诗集，2005年在英国出版)、《被翻译了的意象》(2009年)、《迷失英伦》(双语，2010年)、《狄奥尼索斯在中国》(2010年)、《一个学者诗人的夜晚》(2013年)、《五叶集——新诗66首》(双语，2016)、《爬满状语从句的房子》(2020)。

这是一本“精选”集。收在这本集子的150首诗，风格其实很不一致。即使收在同一卷中的诗歌，虽然风格相近，却又是写于不同时期。回望我这四十年的诗歌创作，现代主义风格贯穿始

终；同时，我也偏爱现代风格的谣曲(modern ballads)，试图将现代主义的非理性与谣曲的歌唱性结合起来。

我的诗歌创作与我的诗歌翻译几乎是同步的。或许是因为这个缘故，在创作的初期我就偏向于自觉地吸收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。其中，对我影响比较多的是意象主义、未来主义、超现实主义、荒诞主义戏剧，但唯美主义的风格似乎始终是我所有诗歌的底色——这也是为什么我给这个集子取名为《唯美主义的半径》的原因。我始终认为，诗歌可以读不懂，可以无法解释，但它必须是美的。不是所有的美都可以解释或需要解释，就像我们没有必要去解释花为什么是美的。三十年前的那个冬天，我一边做关于徐志摩的硕士论文，一边写完了我的那篇组诗《西莱纳之歌》(共51首)；上半夜是理性的唯美主义诗歌的理论研究，下半夜则是纯粹感性的诗歌创作——这两个工作交叠在一起，既是一种时间上的偶然，也导致了我在诗学追求上的某种必然。

在英国访学期间，我开始尝试双语

写作；毫无疑问，这在某种程度上磨砺了我对汉语和英语的双重敏感性。诗歌就是语言的炼金术。诗歌语言是任何一个民族语言中最具活力、最具个性、最具创造性的。一个好的诗人，必须在语言上“不依不饶”，必须懂得把握语言的“质地”，拿捏语言的“轻重感”和语言的“软硬度”。诗歌在表现所谓主题思想上，一定会输给其他文体；丧失了语言上的创造，诗歌便丧失了存在的价值。我的一位研究语言学的同事对我说，诗人对语言的打破与重构，甚至可以给语言学家们带来启迪。这倒给了我很大的激励。

这是一部诗集，也可以说是一首诗，一首用四十年精心打磨的诗。罗兰·巴特说过：“读者的诞生必须以作者的死亡作为代价”(The birth of a reader should be at the cost of the death of the writer)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这不是一首好诗，还得由读者说了算。

《唯美主义的半径》，义海 著，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3年1月出版，定价：58元

夜读偶记

小虫子的星球

读庞余亮新作《小虫子》

| 低眉文 |

最好从开头看起。这样你就拥有那个傻孩子的视角啦。傻孩子是父亲母亲的第十个孩子，一个“老害”，害人虫。六指奶奶把他放在老竹篮里没送掉。

慢慢你就陷进了傻孩子的神奇天地。傻孩子像那些玄幻小说的主角一样，自带内功，随身携带一个别致的天地。一个不能被数学和经典物理所衡量的天地，出神入化的天地。

傻孩子，弱孩子，怪孩子，哑孩子，无用的孩子，好吃佬孩子，鼻涕虎，尿床精，大肉包子，小糊涂虫，犟脾气，心里住着一个坏孩子，变成小虫子。虫子们草一样从大地上生出来。傻孩子变成的小虫子，在这些虫子们中间，也是一只小虫子。

长大后，这个犟脾气的鼻涕虎傻孩子，变成了一个作家。这个作家用奇妙的文字把有许多虫子的童年凝结起来。傻孩子的童年变成一个晶莹的琥珀啦！

住着许多小虫子的琥珀，有自己的宇宙呢。

在这个宇宙里，时间神奇地变慢。奇妙的慢。一嘟噜一嘟噜的。生动的时间。活泼泼的时间。毛茸茸的时间。静止的时间。眩晕的时间。大幅的时间，空白的的时间，凝结着小虫子的童年。

《小虫子》是一本能控制时间的书。成为作家的傻孩子用文字做了一个机关，控制了琥珀里的时间。

于是，童年就像冬天的雪一样，停留在空中。银质的时空，发散出静物的光芒。每一只小虫子都是主角。在傻孩子的眼里，它们自带秘密。虫子们的秘密，傻孩子知道。

蜜蜂，蜻蜓，鼻涕虫，尺蠖，袋蛾，蜈蚣，天牛，萤火虫，知了，棉铃虫，丽绿刺蛾，蚂蚱，蚂蚱，蚰蚰，叩头虫，屎壳郎，虱子，跳蚤，苍蝇，牛虻，蚊子，蚂蚁，瓢虫，米象，蝴蝶，蜘蛛，金龟子，螳螂，蜈蚣……瞧瞧呀，这些虫子旁的名词，像一组开会的诗，振翅的羽翼，蠕动，飞翔……每一

个名词都是动词。每一个动词又都是形容词。每一个形容词仿佛又都是童话。每一个童话仿佛又都是小说。每一个小说仿佛又都是诗。

无穷无尽的童年，稀奇古怪的虫子。傻孩子，是虫子精，这些虫子的王。这只虫子王，跟王尔德的小王子一样，来自另一个星球。

《小虫子》，写的就是虫子星球上发生的事。

一个有各种虫子的星球。一个童年、童话、童心、童趣和诗性的星球。一个慢慢的星球。有时行走，有时旋转，有时又在空中停留，有时又漂流到很远。

虫子星球在二〇二三年的春天流浪。很多孩子和大人的时间也开始变慢。

慢慢的时间，像傻孩子的鼻涕一样，在春天里传染。街上的汽车，从天边轰轰而来又轰轰而去的声响，砰砰砰倒下来的拆迁工地，尘埃飞扬又落定，洒水车唱着“我从山中带来兰花草”的电子歌，二十八层的高楼上市声海浪一样卷起来，三八女人节的咖啡和蛋糕……统统都受了传染。通通都开始变慢。

有些疾速和喧嚣，被慢慢的时间覆盖。看呀，留下了鼻涕虫一般蠕动之后的痕迹。银色的、虚弱的痕迹，在发光。

好奇妙。

一些人被吸到一个自带时空的漩涡里。他们闭上眼睛，享受眩晕。享受慢。停留，生长。他们也想起了自己的从前。他们自己的童年。

哪个孩子没玩过虫子呢？长长的童年里，谁没有张开手指，撕碎过蜻蜓的薄翼。谁没有用一泡尿，淋湿过蚂蚁的窠巢。又有谁，不曾在春天的土墙里，捣出三只五只蜜蜂。彩色图钉一样的瓢虫，都是孩子的座上宾。至于那小灯笼一样的萤火虫，多年不见，怀旧的人们只有在年年的七月初七，唱着“轻罗小扇扑流萤”这惆怅的歌子……

恍惚记得毕飞宇在谈起《平原》的时候，说过特地删掉了地方风物的描写。他不想把这部作品打上“地域”的烙印。因为他想写一本大书。一本普遍性的书。在《小虫子》这里，我看到了相同的努力。庞余亮也不想在这本书里刻上“地域”的烙印。他想写的，也是一种普遍性。童年，是所有人的普遍性。《小虫子》里的童年，不是苏北人的童年，而是所有人的童年。

还有哪些写作手法可以拣出来说呢？第三人称视角，童话气质，短句子和短段落，独当一面的名词，节奏，诗意，有味的对话？每一个句子都抛得光亮。我不能够穷尽《小虫子》的秘密。

童话？散文？小说？甚至，散文诗？都像，又似乎都不是。庞余亮自己，认为这是一部散文。

有时候，妄图分类是可笑的。事实上，《小虫子》的神奇之处，不仅在于它凭借文字的一己之力，撬动了时间，也在于它体裁上的一团混沌。书是有等级的。顶级的书，无法解读，不必分类。最好的致敬，是沿着原作的文气，再飞一段。

倏和忽时常在混沌的地上相遇，混沌待二人很好。人人都有七窍，用来看，听，吃，呼吸，唯独混沌没有七窍。倏和忽为了回报混沌的友情，替混沌每天凿出一窍。到了第七天，混沌就死了。

肢解《小虫子》这样的书是不道德的。

替混沌凿七窍很蠢。让它混沌一团就好了。

你只要，在这个春天，踏上别致的虫子星球，住进《小虫子》的宇宙里。于是，世界在你眼前摇晃，停顿，倒流，旋转，眩晕，变慢……

小虫子的星球欢迎你！

《小虫子》，庞余亮 著，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2月出版，定价：59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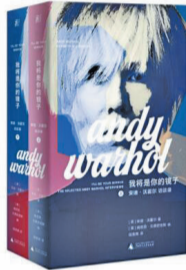
上架新书

《金墟》
熊育群 著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、深圳出版社 72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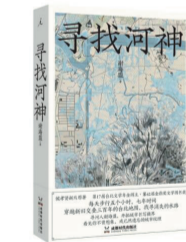
著名作家熊育群长篇新作。小说从赤坎古镇旅游开发切入，在粤港澳大湾区和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，在一百多年、横跨太平洋两岸的宏大时空与地理中，以两大家族代表人物为主角，以史诗性的气质，展现全球视野下传奇的人生与生活。

《美安迪·沃霍尔的镜子：安迪·沃霍尔访谈录》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79元



“如果你想要知道关于安迪·沃霍尔的一切，那么只看表面就好了：我的画、电影还有我，那就是我了。没有什么在表面的后面。”本书精选1962年至1987年，波普巨星安迪·沃霍尔接受的35次访谈。

《寻找河神》
谢海盟 著
成都时代出版社 88元



寻河人谢海盟的台北行走实录，穿越新旧交叠三百年的台北地图，找寻消失的水路。探寻族群故事与岛屿历史，复活记忆中的“水城台北”。作者是著名作家朱天文的儿子。

《东京八平米》
吉井忍 著
上海三联书店 79元



孤独的城市里，人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地方和存在意义？本书是日籍华语作家吉井忍的全新散文集，是其对在东京亲手建立起另一种日常的记录。八平米是只有四个半榻榻米大小的房间，租金便宜。因为八平米房间没有厨房和冰箱，也没有洗澡间和洗衣机，吉井忍兴致勃勃地写起如何饮食起居，以及亲历的生活日常。

百草园书店提供